

X U S H I M I N Z U L H U Y I

叙述民族主义

亚裔美国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形式

[美]凌津奇著
吴 謐译
凌津奇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丛书

饶芃子 主编

X U S H U M I N Z U Z H U Y I

叙述民族主义

亚裔美国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形式

[美]

凌津奇

吴 蕈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凌津奇

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叙述民族主义 / (美) 凌律奇著；吴簪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

(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丛书)

ISBN 7 - 5004 - 5387 - 6

I . 叙… II . ①凌… ②吴… III . 文学评论 - 研究
- 美国 IV . I7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7564 号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25 插 页 2

字 数 238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凌津奇，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英文系与亚裔美国研究系副教授，亚裔美国研究系副主任，天津师范大学与天津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长期从事美国文学与亚裔美国文学、文艺和文化理论，以及种族与跨国视角的教学与研究活动。学术成果散见于《美国文学》、《多族裔的美国文学》、《美亚学刊》、《族裔互涉亚裔美国文学必读》（剑桥大学出版社）和《亚裔美国文学资源指南》（现代美国语言学会出版社）等。除此书外，另有《亚裔美国文学的跨国与离散研究中的阶级属性》一书正在酝酿中。

译者简介

吴彗，暨南大学中文系讲师。曾出版译作《时尚的哲学》，并参与多本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

责任编辑：曲弘梅

封面设计：王 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在《叙述民族主义》中，我重读了五部成书于 1957—1980 年间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奠基式文本。通过此次重读，我试图介入当前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中两种互相联系的倾向：其一是，批评界在评价“传统”文本（也即完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的文本）时，总倾向于将内容凌驾于形式之上。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和 80 年代早期是亚裔美国文学经典的成形期，当时的亚裔美国社群强调文学的社会与政治功能，盖是这一批评思路形成的原因；其二是，批评家们出于对后现代恢弘境界之崇尚，往往优先考虑“当代”写作而相对冷落“传统”写作。当下批评对“传统”作品另眼相看，其理论出发点却是早前对这些作品较为偏颇的批评话语。因此，尽管少人承认，“传统”文学表述与“当代”文学表述之间的对立仍是当前亚裔美国文学批评的假设前提，而亚裔美国文化批评的“危机”亦体现于其中。上述两种批评倾向的长期存在，则是这一危机得以持续的原因。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质疑这些倾向的独断本质，并就二战后亚裔美国文学中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提出新的构想。

上述批评宗旨可见于本书的标题，亦体现在构成我分析方法的两种批评思路中：一是文化研究与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理论；二是社会史学（social history）与新实用主义视角（neo-pragmatic perspective）。集不同研究方法之力，我力图协商（negotiate）当前亚裔美国文学研究中旧式的人本主义冲动与不加鉴别的反人本主义冲动之间的张力。然而，本计划有着这样一个至为重要的假设

前提：即上述两种批评冲动之间的张力，仅仅用一种理论话语来分析是不够的；仅仅关注眼下的亚裔美国文学生产也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只有回归到那些批评冲动最初浮现并被本质化的（essentialized）场所，才能对它们全面把握，并对其重新进行协商。

我选择的五部亚裔美国作品正是进行这种批评运作的场所。我解读这些作品所要完成的中心任务，是将其中的“意识形态”关注与其中的“形式关注重新纠合在一起。我对这两个词的使用将会贯穿全书的始终：前者指的是一个文本的政治说服力，特别是它就亚裔美国人当时面对的社会问题所作的含蓄评判；后者指的是该文本的美学特征与修辞策略，尤其是它们与文本意识形态含义之间的协商关系（negotiated relationship）。通过认真分析这些文本意识形态生产的形式特征，我希望能据此纠正当前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中盛行的偏重内容的分析方法，并重新建构一个物质基础，使我们能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亚裔美国文学话语作为一种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历史过程来加以研究。我意识到，不同亚裔美国批评家的立场会随着他们语境的演进和假设前提的变更而改变；因此我在将上述批评宗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会在这种认知的指引下，与这些批评家的立场进行深入对话。我的最终目标是：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亚裔美国文学生产看成一种具有复杂内涵和多重外在联系的过程，并以此重新开启关于该时期亚裔美国文学的讨论，同时亦反思亚裔美国文化研究的介入策略（interventionary strategies），使它们能反映其自身与社会及意识形态新重构的要求以及与先前抵抗资源之间的联系。

开篇第一章，我将 1975 年至 1980 年间的亚裔美国文学话语设定为一种全方位发生联系的文化协商过程（fully relational process of cultural negotiation）。这种协商过程的结果虽然难以预料，但却具有执著变革的特性。我认为，亚裔美国文化批评中的两大

议题——即对现实主义叙事与亚裔美国文化民族主义的评价问题——是通过协商方式重建亚裔美国人过去与现在之间关系的关键所在。

接下来的四章是对五个文本中的文学话语进行解读；它们的作者分别是约翰·岡田（John Okada）、雷庭招（Louis Chu）、赵健秀（Frank Chin）以及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通过解读，我想探讨如下四个问题：一位作家对所处社会环境的看法究竟如何成为其文本所持立场的重要基础，并如何影响到该作家与此文本所反映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社会环境不断发展变化，新的社会关注点不断浮现，它们互相对抗且互相协商，而文学作品本身又如何成为此种社会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文本往往针对其感悟到的社会弊端进行另类想象，这些想象究竟如何在文本拥有表述方式所允许的范围内得以弘扬、受到制约，或被缩减；这些作品又如何通过预演的方式，为重塑当代亚裔美国文学作品对种族、性别和阶级的社会与文化态度作出了贡献。

第二章分析了岡田《说不不的小子》（*No-No Boy*, 1957）的文化生产。该文本对日裔美国公民在战时受到的种族歧视进行了政治批判；但处于冷战时期美国民族主义和同化论盛行的语境中，该文本又不得不对这种批判进行小说式的协商。我的分析正是围绕着批判与协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所展开。我分析的重点是《说不不的小子》中的那些充斥着社会杂音的修辞机制，因为这些修辞机制能使亚裔美国批评家们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不断对这部小说进行变革式的意识形态挪用。

第三章分析的是雷庭招1961年的小说《吃一碗茶》（*Eat a Bowl of Tea*）。作品以含蓄隐晦的方式参与探讨了性别、阶级和文化传统等为亚裔美国社区所关心的问题，并与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社会中关于经济与种族不平等的社会话语进行了交流。这部小说创作于后麦卡锡时代；其时盛行将华裔美国人社会处境变

得神秘莫测的存在主义创作方法 (*existentialist mystification*)。在此特殊语境中，雷的小说一方面对唐人街的困境给予现实主义的再现 (*realist representation*)，另一方面又揭示出小说的虚构性 (*fictionality*)。我在本章中要着重探讨的，正是当时影响雷氏现实主义再现的一些历史与美学问题。其次，我还想通过本章的分析说明解读这部小说的政治：那就是，小说的最初读者与其当代读者在把握他们和小说的建码 (*encoding*)、其后的解码 (*decoding*) 及再建码 (*reencoding*) 的不同距离时，所要承担的政治风险。

第四章讨论的是赵健秀的剧作《鸡笼华仔》 (*The Chickencoop Chinaman*, 1972) 与《龙年》 (*The Year of the Dragon*, 1974)。我以这两部作品为例，试图说明作者如何用戏剧形式强调展示性交流 (*demonstrative communication*) 的重要作用，并在一个少数族群激进主义盛行的时代，有效地参与了对社会问题的探讨。我的分析突出了赵氏戏剧艺术的四个方面：即它如何策略性地模糊了社会文本与戏剧文本之间的界限；它在表现亚裔美国人遭受文化扭曲的过程中如何操控舞台表演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它如何通过自身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学之间的暧昧关系表现出一种对道德规范的执守；以及它如何辩证地激发亚裔美国女性以她们自己特有的方式对性别问题进行再表述。虽然我对《说不下的小子》、《吃一碗茶》和赵氏两部剧作的诠释都强调了它们的文本特征，但分析的目的是为了使我的探寻之旅具有一种比较性的视野。因为我要深入探讨的，正是 20 世纪 70 年代亚裔美国文学话语所体现的社会变迁与书写及阅读之间的关系。

第五章分析的是汤亭亭于 1980 年出版的非虚构作品《中国佬》 (*China Men*)。汤在她 1976 年的自传《女战士》 (*The Woman Warrior*) 中表达了不同于以往的意识形态观点，并由此引起了许多争论。我认为，《中国佬》的发表是对这些争论所作的一种含蓄回应。汤在她的第一部作品中有意识地表现了亚裔美国女性社

会地位的双重边缘化状态。然而，她为质疑中国父权制而部分依赖美国东方主义思路的做法，却无意间冲淡了她对种族主义的批判力度。我在评价围绕这部作品所出现的争议时，特别强调了存在于上述两种倾向之间的张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佬》可以被看成是汤对她先前未能完成的女性主义计划的一种重新协商。协商的办法是汤一方面批判以男性为导向的理想主义（male-oriented idealism）——而正是这种理想主义才部分地导致了围绕她1976年立场的意识形态之争——另一方面又批判性地审视她书写《女战士》时的假设前提。鉴于这种认知，我将《中国佬》摆置在战后亚裔美国文学史的一个战略位置上来解读，因为该书有意识地重塑了亚裔美国的历史想象，并借此将亚裔美国社区的民族主义视角引向后民族主义（postnational）的立场。

我在最后一章中分析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在亚裔美国社群内部不断被争论的三个批评命题：其一是，体现在黄玉雪（Jade Snow Wong）《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一书接受过程中的文化霸权运作；我的分析特别考虑到了围绕着该书表意过程不断发生变化的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和持续演进的政治语境。其二是，该时期亚裔美国作家采取的族裔真实性策略（strategy of ethnic authenticity）。我认为采取这种策略有其历史必要性，但却是一种不尽完美的文化选择。其三是，20世纪80—90年代亚裔美国文学批评话语中的政治责任问题；我亦将之作为一种协商性进程来重读。在结论部分，我呼吁亚裔美国批评家们对个体亚裔美国作家声音的复杂性作出更为积极的回应；为了眼前的理论布局而牺牲他们历史独特性的做法会带来许多危险，非常值得警惕；我更提请诸位批评家在创造性地尊崇一个多元文化的多元文化过程中，要更加关注他们自身话语建构所扮演的角色。

此书的最初意念成形于我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美国研究计划

中所写的博士论文。我深深地感谢曾教过我的几位老师：Sue Armitage，LeRoy Ashby，Alex Hammond，Dick Law，Laureen Mar，Gail Nomura，Tim Reed 与 Steve Sumida（史蒂芬·角田）。我感谢他们智性的思维，知性的指引以及持续不断的慷慨支持。他们教会我用一种历史的眼光解读美国文化，并鼓励我迈入了一个深刻改变了我人生的领域。

在我修订书稿时，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的同事们非常慷慨地贡献心智。在此向 Ali Behdad，King-Kok Cheung（张敬珏），James Goodwin，Russell Leong（梁志英），Anne Mellor，Vince Pecora，Ken Reinhard 和 Jenny Sharpe 致谢，感谢他们在此书成形的各个阶段都仔细认真地阅读它，并提出细致入微的批评。我与 Barbara Packer 曾就一个具体批评命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Yuji Ichioka（雄二市冈）纠正了我在叙述关于二战期间拘留日裔美国公民的历史时出现的误差，使我不致陷入尴尬境地。对 Paula Gunn Allen，Martha Banta，Joe Bristow，Ken Lincoln，David Wong Louie（雷祖威），Karen Rowe，Greg Sarris 以及 Valerie Smith 所给予我及时且珍贵的鼓励，我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本书修订工作伊始，Eric Sundquist 即为本书的写作计划提供了宝贵的支持。时任系主任的他怀着很大兴趣阅读了部分书稿，并在本书付梓前最紧张的修订期减少了我的教学课程量。由于上述诸君的帮助，本书的最后成稿较前稿更为完善。他们有权对我是否正确运用了他们的睿智见解进行评议；对一些残留的缺陷与误解，我承担全部责任。

从 1992 年起，本书的写作就一直得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学术评议会与亚裔美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基金资助。1996—1997 学年，我获得洛杉矶加州大学教师职业进步奖（Faculty Career Development Award），得到一个学期带薪免教学的科研时间，使我能够心无旁骛地致力于本书的写作。如果没有这些支持，本书是无法

完成的。我很庆幸自己能在一所杰出的学府工作，其极具鼓励性的知识氛围对一个资历尚浅的亚裔美国教授而言是再理想不过了。我感谢英国语言文学系的四任主任 Jonathan Post, Rob Watson, Eric Sundquist 及 Tom Wortham, 他们为营造这样的学术氛围贡献良多。亚裔美国研究中心的主任 Don Nakanishi 致力于为教师们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我于此特别致谢。在过去的几年中，许多学生亦为本书的完成作出了他们的贡献。感谢我的研究助手：Nina Ha, Grace Hong, Jim Lee, Darryl Ma, 特别是负责校对与索引部分的 Lynn Itagaki。张敬珏是同事中最理解支持我的一位，在此向她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员工，如果没有他们，此书今日也无法面世。特别要感谢最初对此书产生兴趣的 Elizabeth Maguire, 耐心细致且富于洞察力的编辑 Susan Chang, 以及本书印制生产的监制者 Will Moore。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指定审阅本书的匿名审稿人提出了许多成熟的评议意见，使我在修订本书时受益良多。书中第三章早前曾以较短篇幅登载在 1995 年春季的《多族裔的美国文学》(MELUS, 20.1) 期刊上，题为《阅读历史特殊性：雷庭招的〈吃一碗茶〉中的性别协商》。第四章与第五章中的部分内容亦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身份危机与性别政治：对亚裔美国男子气概的再借用》一文中，收录于由张敬珏主编的《族裔互涉亚裔美国文学必读》(An Interethnic Companion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参见第 312—337 页)。感谢上述文章的版权拥有者允许我在本书中采用相关的内容。

最后我要将最深挚的谢意与此书一并献给我的妻子杨翼。

一九九七年十月

于加州洛杉矶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纠结，与协商式的变革	(1)
迈向文化差异的生产	(4)
协商中求变革	(10)
重置现实主义叙事	(23)
语境中的文化民族主义	(31)
第二章 写作小说，叙述愤懑：约翰·岡田《说不不的小子》中的种族与文化政治	(52)
岡田的修辞决定	(54)
一部分裂自我的种族维度	(61)
再构逾越性的比喻	(69)
文化排斥的社会逻辑	(76)
第三章 现实主义的介入，被压抑者之复返：解读雷庭招《吃一碗茶》中的阶级、性别与文化	(86)
颠覆性的现实主义	(88)
跨文化的（再）表现	(96)
男性声音与女性欲望	(102)
关于阅读形构	(109)
第四章 操演边缘：赵健秀戏剧话语中的伦理观与诗学	(124)

语言、男子气概和亚裔美国艺术家的诞生	(128)
商业文化与再现的重负	(142)
观众与否定式的政治	(154)
后现代主义的戏剧艺术	(159)

**第五章 汤亭亭在《中国佬》中对亚裔美国历史想象的
重绘** (171)

关于《女战士》的争论	(174)
宣称美国为已有?	(182)
探询金山神话	(190)
多重身份与多种体位	(199)

第六章 协商批评：亚裔美国文化批评中的几个议题 (213)

霸权：关于黄玉雪之爭	(214)
族裔真实性：一个必要但不甚理想的选择	(224)
责任感：作家与批评家	(233)

结 论 (250)

Bibliography (255)

第一章

历史，纠结，与协商式的变革

霸权主体不会拥有与其从属结构相异的成构场域（terrain of constitution）……[该结构]有着一种内在的原始性匮乏，一种极端的不可决定性。这种不可决定性只能持续不断地被决定的行动所替代。而主体恰恰是由这些具体的决定的行动所构成，并只能作为一种超越其结构的意愿而存在。因为这种意愿不能在结构之外生成，而只能作为该结构自我构建失败的产物，所以它只能通过认同来实现自我成构。

——厄奈斯托·勒克劳：《权力与再现》

要想保持对另类生活与其斗争方式的敏锐感受，就必须牢记那些过去曾为开创这种生活与斗争而冲锋陷阵的先驱们。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不应当只与愚昧与霸道、偏见与狭隘、教条与屈从相联系。反之，传统也可以代表着深刻、智慧、理性、抵制、批判和抗争。

——康奈尔·韦斯特：《对哲学的美国式回避》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见证了亚裔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次巨大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文学批评方法的大量涌现：从历史唯物论到后结构主义批评，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到性别操演分析(gender performance analysis)，以及从信奉不同理念的文化研究到

后殖民视角。这些理论与方法论上的进步为亚裔美国文学的读者带来了一批令人望而生畏的学术成果和一种能体验到前所未有的知性躁动的批评意识，同时也使他们对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中，这种不断演进的批评话语与亚裔美国的创作能量正以充满活力的方式互相驱动。

然而，在亚裔美国批评家们手中，上述进步的含义却显得有些暧昧不清。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一种在理论与方法论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既引人注目又模棱两可的批评动向，那就是，亚裔美国批评家们为抵制族群中心论（ethnocentrism）而在内部展开的对“亚裔美国进化式叙事”（Asian American developmental narratives）的批判^[1]。这种批判的反本质论倾向（anti-essentialist tendency）明显地溯因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西方文明基本假设的质疑。这些基本假设主张以终极目的论（teleological）的方式演进发展，从整合的角度看待世界，或是通过一元论的方式建构主体。总之，此批评动向对亚裔美国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和相当正面的影响：它强调了离散（diasporic）与后身份（post-identity）视角对亚裔美国文学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因而从根本上修正了亚裔美国批评实践长期依赖的前提；它激发了许多富于创造性和批判精神的研究计划，这些成果反过来又补充发展了上述理论视角；与此同时，在此新思路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年轻亚裔美国学者，亦将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完全纳入他们对理论的关注之中。

然而，这些对传统思维范畴的质疑和重新塑造人本主体（human subjects）的努力，同时又带有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在将理论奉若神明的情况下，这些努力似乎又变成了束缚我们刚刚苏醒的政治想象力的新的主宰符码（master code），或是新的空间范畴。比如说，为了使亚裔美国的介入策略不流于简单化，对进化论（developmentalism）的批判将注意力完全转向局部的（the

local)、偶然的 (the contingent) 和隙缝的 (the interstitial) 研究。但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身份构成、所有对客观性的追求，或所有为谋求社会进步而进行的斗争，都变成了值得怀疑的东西。我们现在正占据着一种即时性的、由竞争式的差异性所构成的瞬间时刻——这种信念已经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任何试图以历史方法进行的思考、任何认真对待亚裔美国人的过去与未来的尝试，现在看来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努力，正如 David Palumbo-Liu 所说的那样，往往被当成一种未能抵挡住主宰叙事 (master narratives) 之“污染”的理论上的失败 (1995, 58)^[2]，而理论上的失败似乎比任何其他种类的失败都更加罪孽深重。在此情况下，不仅那些有瑕疵的历史计划变得令人怀疑，就连历史概念本身也变得不可靠了^[3]。尽管亚裔美国评论家们反复呼吁要在“无序性” (the discursive) 与“物质性” (the material) 之间重新建立联系，但这种呼吁显得既苍白无力，又漫不经心。

通过上述观察我要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坚持认为，以修筑铁路、排斥移民和战时遭受拘禁为象征的社区“传统”与“当代”之间，不存在着任何蔓布于它们深层基础结构之间的联系，或者说，如果我们将自身生活的社会与文化空间看成是完全独立的，并认为从这种空间里孕育出来的意识感受与传统的会截然不同^[4]，那么，我们还能不能有效地应对当下亚裔美国文化研究中的“危机”呢？如果我们将“进化论”的批判不仅是为了摈弃机械式的发展过程，而且连历史研究方法也扫地出门，那么，我们还能不能构想出任何有意义的、可以真正“向前迈进、不断自我更新，并具有自我批判能力和明确目的”的社会或文化进程呢^[5]？“传统”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叙述是否天生就带有进化式的、压抑性的和总体化 (totalizing) 的特点？还是这些特点实际上是通过后结构主义的哲学与人类学透镜建构而成^[6]？而后结构主义在用理论质疑对世界的系统化理解时，不是也在试图提出